

毛泽东

三兄弟 (下)

他，毛泽东，改变了中国，让世界睁眼到目看中国，一位开国领袖，一代强悍的伟人，一尊引无数英雄竞相折腰的民族之神。

他，毛泽民，中国国家银行第一任行长，国民经济部部长，是共产党的优秀红色理财家。

他，毛泽覃，年轻的红军独立师师长，与大哥亲上加亲，亲兄弟娶亲姐妹。

张德兵★著
MAOZEDONG
SANXIONGDI



湖南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

三兄弟 (下)

他，毛泽东，改变了中国，让世界睁眼刮目看中国，一位开国领袖，一代强悍的伟人，一尊引无数英雄竞相折腰的民族之神。

他，毛泽民，中国国家银行第一任行长，国民经济部部长，是共产党的优秀红色理财家。

他，毛泽覃，年轻的红军独立师师长，与大哥亲上加亲，亲兄弟娶亲姐妹。

张德兵★著
MAOZEDONG
SANXIONGDI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有情人终成眷属

毛泽覃初识贺怡

1927年11月初，毛泽东在贺子珍等人的陪同下，来到茅坪，一面进行社会调查，一面对袁文才的队伍进行改造工作，他想尽快争取把袁文才、王佐的两支农民武装编入到革命军中来。这次到茅坪，毛泽东见到了贺子珍的妹妹贺怡。

正当毛泽东在井冈山上深入发动民众、开始创建中国工农革命的第一个农村根据地时，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了。11月9日至10日，以瞿秋白为代表的第一次“左”倾机会主义在共产党内占了统治地位，会议以秋收起义失败为由，给予毛泽东党内处分：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远在江西的毛泽东，并不知道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的决定，仍在茅坪象山庵里几次召集了宁冈、永新、莲花三县的原党组织负责人开会，研究如何建立和尽快恢复这些地方的党组织问题……

11月18日，毛泽东派部队攻克了井冈山西北侧的茶陵县城，收缴了当地民团的大批物资和枪支、弹药，同时打开了城里豪绅的粮仓，向穷苦的农民发放谷米……

在此期间，毛泽东还去了宁冈县城碧市的龙江书院，在龙江河畔创办了一个训练军队干部的教导队，这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中的第一个教导队；同时，毛泽东还对宁冈、永新两个县的阶级关系和土地占有情况进行了调查，开始为土地革命做准备。

11月28日，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茶陵的工农兵政府成立，在湘赣边界建立起了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并选举谭震林为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位工农兵政府主席。

转眼进入了12月，井冈山的大山里开始冷起来了。

一天黄昏，贺子珍的妹妹贺怡离开象山庵到茅坪去找姐姐，刚刚走到茅坪的山路口，迎面见到一位穿着一身国民党校官服的青年军官，立刻上前仔细盘问。不料，这位英俊、潇洒的国民党军官不愿多说话，只是说：“不要多问了，我是来找毛泽东的。”

贺怡拦住他不让进村：“那不行！你是国民党的人，这里是共产党的天下，不问明白了不能让你进到村里去！”



11

有情人终成眷属

来人见眼前这位姑娘很认真的样子，又见她的年龄和自己差不多，话语之间充满着一种坚毅和妩媚，不像是有意为难自己，便告诉说：“你快带我去见毛泽东，我是他弟弟！”

贺怡一听，将他上下打量了一下，笑道：“嘿，没想到毛委员还有一个国民党的弟弟哩！”

来人急了，说：“什么国民党，我这是化装前来的，路上吃了好多苦，你能晓得吗？我来这里找大哥是有重要事情商量的，快带我去吧！”

贺怡被他的神情吸引了，认定他没说假话，便答应道：“好吧，你跟我来！”

两个人进村后一直向西走，引得村上的人都显露出了好奇的目光。有人问贺怡：“贺家妹子，你身边这个国民党来做什么事？”

还有人打趣说：“贺家妹子的本事就是了不得，俘虏了一个国民党军官哩！”

贺怡只是微微笑着，并不多答话，而走在她身边的这位国民党的年轻军官，竟被围观、追随的人们说得哭笑不得……

两个人来到攀龙书院门前，贺怡问站在门口的一位革命军战士：“毛委员呢？”

战士指向不远处的茅坪河边：“和你姐姐在桥上呢！”

“来！”贺怡招呼自称是毛泽东弟弟的人，“你跟着我去找他们！”

“站住！”不想攀龙书院门前的战士不放行，用枪拦住道：“这个国民党不能过去，得在这里等着！”

没办法，贺怡只得一个人跑去报告情况了……

这时，毛泽东正同袁文才、贺子珍在茅坪河的小桥上说事，见贺怡快步向他们跑来，贺子珍便大声问：“有事吗？”

“有事！”贺怡气喘吁吁地说，“我找毛委员……”

毛泽东问：“么事？”

“来人啦！”贺怡跑到毛泽东的面前，没站稳脚跟便说，“说是你弟弟。”

“弟弟？”毛泽东一怔，有些不相信地再问，“哪个弟弟？”

贺怡不清楚毛泽东有几个弟弟，一时语塞，只是用手指向八角楼的方向说：“在那儿呢！”

毛泽东远远看见攀龙书院门前站着几个人，其中像是有一个穿国民革命军军服的年轻军官；那军官也像是认出了什么，立刻推开围在他身边的人，放开脚步向毛泽东奔来……

毛泽东随即挥手一声高喊：“润菊——”

那年轻军官也高声呼喊扑上前来：“大哥——”

来人正是毛泽东的三弟毛泽覃！

两兄弟意外的重逢，犹如喜从天降。毛泽东大步上前，一把拉住弟弟的手，激动得许多话语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毛泽覃眼里噙着泪花，忍了半天最终还是忍不住，扑簌簌的眼泪直滴下来：“哥……”

“好了，好了……”毛泽东安慰着三弟，对身边的人介绍说：“这是我三弟，莫看他穿了一身国民党的军衣，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哩！”

袁文才和贺家姐妹都被眼前的情景感染了，他们很能理解毛泽东两兄弟现在这种“异地逢亲人”和“他乡遇故知”的心情，便急忙劝他们快回到攀龙书院去；很快，毛泽东领着毛泽覃进到攀龙书院，兄弟俩一起上了三楼……

刚刚坐下，贺家姐妹为毛泽覃打来了洗脸水；毛泽东向弟弟介绍了贺家姐妹，毛泽覃笑着指一指贺怡：“我们早认识了！”

毛泽覃洗过脸，贺子珍和贺怡下楼去了；毛泽东将目光移到弟弟的身上，不禁说道：“很潇洒么！”

“别提了！”毛泽覃说，“就因为穿了这身军装，那女娃子硬不让我进村哩！”兄弟二人久别重逢，有说不完的知心话。

是晚，兄弟二人彻夜长谈，国事家事无不令人忧愁。

打新城，毛泽覃乔林建党

1928年1月5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出奇兵迅速攻占了江西省遂川县城；1月24日，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遂川召开了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会前，毛泽东为大会写了两条联幅，派人用纸贴在大会会场的两边：

想当年，你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

看今日，我斩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

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说：“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我们工农群众掌了权，这是我们劳苦大众千百年来所企盼的事，今日终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革命军的帮助下实现了！向大家表示热烈的祝贺！”

毛泽东的话，引起了人们热烈的鼓掌声和激动的欢呼声……

1928年2月，赣南的敌人惊恐于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军在井冈山一带的活动，趁工农革命军分兵发动群众之际，急忙调集了军队和民团进驻宁冈的新城，准备会合永新、莲花的敌人对革命军实施“进剿”。

2月上旬，已在革命军一团担任营党代表的毛泽覃带领着自己的队伍，日夜兼程赶到了宁冈县城，按照大哥交给的任务突袭进驻在城里的敌军。

当毛泽覃的队伍到达时，敌人竟毫无察觉，正在城外的场坪上进行整队训练。毛泽覃佩服大哥的正确判断，立即命令部队：“打！”一阵密集的子弹愤怒地射向了场坪上的敌军。

敌军被打打了个措手不及，许多人还没有回过神来便被子弹击中，躺倒在血泊之中。没被打死的敌人慌忙撤回城里，依靠城墙的保护，居高临下，疯狂地向革命军扫射，进行着最后的负隅顽抗……

毛泽覃马上组织火力压制敌人，十几个革命军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冲到城墙下架好了云梯，奋勇攻城。爬到最上面的两名战士被敌人的枪弹打了下来，下边的战士又往上爬，眼看就要登上城墙了，云梯却被城上的敌人用木棍掀翻了……毛泽覃一看硬攻不行，便冷静下来，仔细观察了周围的地形。很快，他发现附近有一幢带阁楼的大房子，比城墙还要高出一些，便向各连重新布置了任务，要大家听候他的命令，再一起向城里冲……

毛泽覃亲自带领着十几个战士，扛着机关枪登上了那幢阁楼；只一会儿工夫，阁楼上的机枪便居高临下地向城墙上的敌人扫射起来，打得敌人没了命似的直往城下躲……

毛泽覃看准时机一挥，早已准备好了的革命军战士们立刻将一架架云梯搭上了城墙，进了城的几十名战士很快打开了城门，革命军的大队人马随即冲了进去——一面鲜红的军旗在县衙上空高高地升了起来！

在革命斗争的磨炼中，毛泽覃迅速成长为一名赫赫有名的革命军战将，时年26岁。

胜利归来，毛泽东看着三弟的成长，高兴地赞誉说：“好么，咱们毛家出了一个大将军！”2月17日，毛泽东在茅坪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彻底围歼退守宁冈新城的强敌。

第二天，革命军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一举全歼了新城的国民党敌军，当场击毙了敌人的统兵营长，活捉了国民党的宁冈县长，俘敌上百人，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

毛泽东指挥的新城一战，打得迅速而漂亮，收缴了敌人的数百条枪和大批弹药，充分装备了新整编的部队，进一步增强了革命军战胜任何敌人的勇气。新城战斗，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提出的“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战术原则。

战后，在庆功会上，毛泽东为革命军制定了对待俘虏的四项政策，明确了宽大、释放、医治和教育等条款。

毛泽东关于对待俘虏的政策具体内容是：

一、不打、不骂、不杀、不歧视、不虐待、不搜腰包；

二、政治和生活方面的待遇和革命军平等；

三、愿去愿留自愿。愿去者，发给路条、路费，敲锣打鼓热烈欢送；愿留者，开“欢迎新兄弟”大会，热烈欢迎。

四、热情、积极治疗伤员，并和革命军战士享受同样的医疗待遇；治愈者，亦分愿去愿留两种。

2月21日这天，宁冈县的天空格外晴朗，上万名民众满怀着欢快、喜悦的心情，聚集在宁冈县城蓉市镇，参加在这里召开的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

会上，毛泽东宣布从即日起宁冈县的工农兵政府正式成立，并发表了热情洋溢、鼓舞人心的讲话。

面对欢呼雀跃的革命军官兵和挥舞着一面面红旗的民众，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我们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就是要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建立自己的红色政权。现在我们有军队，有群众，有政权，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同心协力，革命就一定会胜利！”

至此，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红色政权相继建立，标志着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的“工农武装割据”已基本形成，使毛泽东所倡导、发起和亲自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有了坚实的根据地。

1928年5月2日，毛泽东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的名义，向江西省委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写报告，汇报了井冈山斗争的情况，并提出了坚持井冈山斗争的方针。

5月4日，朱、毛两军胜利会师暨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大会在宁冈县蓉市镇的龙江河畔召开，面对红旗翻卷、枪械林立、纵情欢呼的数万军民，毛泽东发表了鼓舞军心、民心的重要讲话。指出：我们的军队，不只是要会打仗消灭敌人，而且还要会做群众工作，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领导、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我们先要有如来佛的本领，只要我们善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有群众的支持，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朱、毛两军的胜利会师和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成立，极大地鼓舞了井冈山地区的革命民众，同时也震撼了敌人。面对共产党军队的不断壮大，湘赣两省的敌人惊恐万分，急忙调集了军队向井冈山扑来……

5月上旬，毛泽东、朱德率部队粉碎了敌人向井冈山的第二次“进剿”，并一举占领了井冈山北麓的江西省永新县城。

这时，贺子珍高兴极了，她和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一起，几乎天天跑到革命

军第四军的办公地来，要求分配任务。毛泽东也高兴地要他们带着建立和扩大党组织的任务深入到永新县的各乡镇去，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和扩大农民武装，建立工农乡镇政权，打土豪、分田地，以实际行动保卫革命的胜利成果。

5月上旬晚一些时间，革命军大部队离开永新返回宁冈县城大本营，赣西的国民党军队乘机向井冈山反扑过来，重新占据了永新县城……

5月中旬，毛泽东乘敌人立脚未稳，率领部队杀了一个“回马枪”，再次攻占永新，消灭掉敌人的全部有生力量，粉碎了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进剿”。

在永新县委组织召开的庆祝革命军再占永新的群众大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指出：敌人怕的是什么？怕的是我们手里的武器。我们为什么能打垮敌人？也因为我们手里掌握着武器。因此，只要大家都拿起武器，就不愁打不垮反动派！我们这样的行动叫什么呢？这叫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5月20日至22日，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的茅坪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报告。会议总结了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着重讨论了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问题。会议还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一届特别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特委书记，毛泽东第四军军委书记的职务则改由陈毅担任。

不久，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成立，毛泽东任政府主席。

这一时期，随着朱德、陈毅部队的到来和革命军第四军的建立和扩大，使坚持井冈山斗争的人们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更加困苦。首先是没有粮吃，毛泽东调动了宁冈、永新、莲花以及遂川的党组织和民众向革命军筹粮，革命军以略高于周围地区的粮价收买；即使这样，粮食依然短缺。为了解决生活困难，毛泽东发动红四军的战士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各处种菜、种南瓜，以此来战胜饥饿、坚持斗争；在茨坪，每当有人送粮来到黄洋界口，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等人总要拿上扁担亲自下山去挑粮。

挑粮路上，经由茅坪、白露等地入山的一条小道上，有一高达十余丈的树，枝繁叶茂，伞盖如云，树身粗阔，要三个人合抱才能围拢过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挑粮上山时，常常在这里歇脚……

站在黄洋界上，面对林山云海，陈毅常说：“将来不打仗了，革命成功了，我要带着老婆孩子住到这里来呢！”

毛泽东说：“将来革命成功了，你就更没得时间好来这里住了，回来看看还是办得到的……”

朱德又常为挑粮所感叹：“现在缺粮，战士们总吃南瓜、喝南瓜汤，时间长了也不是办法……”



面对困难，前委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公卖处，积极收购粮食、棉花；设立被服厂，为部队缝制服装、被子；开办教导队和党团训练班，提高干部、战士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分兵出击打土豪劣绅，收缴谷米和钱财补充部队的给养……

5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在宁冈龙江书院召集特委的几名同志开会，告诉大家要把今后发展党组织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着重发展农村中优秀的工农分子，以此来改变党的成分构成。会中，特委决定毛泽东的三弟毛泽覃和另外几个人到宁冈县的乔林乡去，开展农村党支部的建设工作，抓好试点，取得经验，以便推广。

几天后，毛泽覃收拾好了行装，到龙江书院来向哥哥辞行。毛泽东很高兴见到三弟愉快地接受了特委交给的任务，一边为他送行，一边叮嘱说：“三弟，我晓得你想打仗，你在部队的时间长，这次派你去乔林做些政治工作，对你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你们这次的担子并不轻啊，下去以后，要迅速发动群众打土豪，在斗争中物色、培养积极分子入党。这项工作，我也没得好多经验，也还是在韶山时我们兄弟一起搞过的那些，这次一切全靠你自己去办了。要慎重，注意工作方法，我晓得你一贯胆子大……”

毛泽覃认真地听着大哥的叮嘱，不时点头答应着：“放心吧，大哥！”并说：“大哥，你也要保重啊！”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说，兄弟之情，溢于言表。最后，兄弟二人站在龙江河畔的一株大青树下相视良久，毛泽覃等人才转过身去走向远方……

乔林乡位于井冈山黄洋界的山脚下，是宁冈的一个边远山区，全乡有十几个村子，共2000多人。

毛泽覃没有忘记大哥毛泽东的嘱咐，他们一行来到乔林后，立即深入各村，接触群众，了解情况。由于毛泽覃曾跟随大哥毛泽东在韶山搞过农民运动，积累了一些经验，因此做起来也得心应手。他们首先恢复了农协夜校，在县委组织部长刘克犹的家里办学、上课，很快就同当地的农民群众搞熟了。

毛泽覃在夜校里亲自讲课，发动和教育群众。他曾编过一首民谣：

造福人，不享福。雇农自己没有谷，砌匠自己没有屋，木匠自己没凳坐，裁缝自己打赤膊。

农民发动起来了，这首民谣很快在乔林乡传唱起来。

接着，毛泽覃又组织了近千名农民，手持大刀、肩扛锄头，涌向了大土豪陈云开的家，把陈云开吓了个半死，瘫倒在地上动不了身。暴动的农民们打开了陈家的粮仓，毛泽覃叫人把谷米、菜油、腌肉、火腿等物全部分给了农民。

这样一来，乔林乡的贫苦农民们乐了，毛泽覃也乐了。山里的农民们感情淳朴，爱憎分明，阶级觉悟提高得很快，毛泽覃适时地发展了十几名贫苦农民加入了共产

党。

不久，建立了宁冈地区最早的党支部——中国共产党乔林乡支部，毛泽覃担任支部书记。从此，乔林乡成为了湘赣边界农村革命斗争的一面旗帜。

毛泽东在宁冈县城得到汇报欣喜万分，立即将乔林建党的经验向湘赣边界各地推广……

临危受命，毛泽覃不幸负伤

自1927年10月底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以来，和广大军民一起苦心经营，仅仅一年的时间，不仅将500里井冈建成为一个巩固的后方根据地，而且总结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实行武装割据的经验和理论。毛泽东对井冈山根据地非常重视和喜爱。他曾说过：“井冈山是个好地方，比南京好得多。它周围500里，附近有10个城镇，有山有水，腾云驾雾。蒋介石的南京就没有我们井冈山大。蒋介石‘占市为王’，我们就‘占山为王’。”同时毛泽东还说过：“不到万不得已之时，我们是不往赣南去的，因为赣南地处赣江上游，离大城市远，到赣南去在政治上是没有出路的。”他所说的“没有出路”，指的是不能对南昌、长沙等大城市造成威胁。

可是，山势险峻、森林茂密的500里井冈，作为军事根据地确实理想，然而其中心茅坪和大小五井，人口不过两千，产谷不满万担，难以长期承受大量红军的给养。

更为严重的是，1929年1月1日，遵蒋介石之命，国民党湘赣“会剿”总部在萍乡成立，何键出任代总指挥。在蒋介石“踏平井冈山”的命令下，何键经过策划确定：调集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6个旅共18个团的兵力，分5路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会剿”。各路敌军于1月10日前进入指定地点，准备以18个团的兵力，对井冈山步步逼近，分进合击。

顿时，井冈山根据地四周，烟雾弥漫，杀气腾腾。

1929年1月4日，毛泽东以井冈山前委书记的身份，在柏路村召开了前委、特委、各地县委、团特委和红四、五军委联席会议。

会议地点是柏路河畔的横店。这是一家兼开旅馆的杂货铺，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谭震林、陈正人、何长工、何挺颖、宛希先、袁文才、王佐、李灿等60余人参加了会议。大敌压境的气氛使大家很严肃，少了以往的说说笑笑。这次会议，是一个关于中国命运的战略转移的会议，史称“柏路会议”。

“柏路会议”上，毛泽东力排众议，主张留下部分兵力守卫井冈山，大部主力

突围下山出击赣南，调动敌人，目的是为了“围魏救赵”，以解井冈山之围，并筹措经费给养，然后再乘隙回到井冈山。

会议决定，留下彭德怀、滕代远和何长工等人领导的红五军和王佐领导的红四军三十二团坚守井冈山，红四军主力随毛泽东下山出击赣南。

部队出发的前一天晚上，红四军三十一团一营党代表毛泽覃，拎着一只山鸡来到茅坪毛泽东的住处。

在攀龙书院底楼他遇上了正在卫生队护理伤病员的贺怡，两个人一见面话就特别多。贺怡明知故问：“你又来干什么？”

“呵，这是我的家么！”毛泽覃也故意抢白，说，“我想来就来，你管得着么？”

贺怡不甘示弱：“这里现在是红军指挥部，是边界特委会，不是你随便来的地方！”

“这倒怪了！”毛泽覃反驳说，“我是红军指挥员不能来，那你来这里干什么？你也是红军？”

“当然是啦！”贺怡得意地扬起了红扑扑的小脸，神气地说，“我早就是红军了！”

毛泽覃又有意逗她，说：“我刚来茅坪时你拦住我不让进村，现在你为么事又要拦我？”

“这……”贺怡快步挡住了楼梯口说，“楼上是我姐姐家！我偏不让你上去！”

毛泽覃一听，笑了：“这里也是我哥哥家呢，我偏要上去！”

“哪个在楼下吵哟？”楼上传来了毛泽东的问话声，毛泽覃立刻答道：“是我，这里有个女娃子不要我上去！”

“小妹，你又在闹？”这时楼上传出的是贺子珍的声音，“别闹了，你们都上来吧！”

贺怡答应一声，立刻抢先一步跨上了楼梯，临上楼还转过身来向毛泽覃做了个鬼脸，然后笑着上楼去了。

毛泽覃也微微一笑，紧跟着贺怡的脚踏上楼来……

毛泽东好久没看到小弟了，转过身问：“泽覃，部队要开拔，你们营动员了没有？”

“我们昨天就动员了。”

“有什么问题没有？”毛泽东问。

毛泽覃回答：“部队不愿意离开根据地。”

毛泽东道：“我们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么，不走出去，怎么能燎原呢！”

这时，贺子珍从里屋出来了。毛泽覃不习惯地叫了一声：“三嫂……”

“来了就来了，怎么还拿只鸡呢？”贺子珍对泽覃说。

“三嫂，瞧你说的。三连的小潘打了一只山鸡，我们人多也吃不着，他们建议让我拿过来让大哥补补身子。”说着，毛泽覃把地上的山鸡顺手交给了贺子珍。接着，毛泽覃又问道：“三嫂，我们部队下边传说很多，说你是双枪嫂子，枪法很准！”

贺子珍笑了笑：“还有什么传说？”

“说你们贺氏三姐妹个个都是英雄，都是美人。”

“唉，嘴是长在人家那里，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呗。”

……

站在一旁没插上嘴的贺怡，感到非常奇怪，急切地问毛泽覃：“你叫我姐夫‘大哥’，怎么叫我姐姐‘三嫂’？”

贺子珍笑了笑说：“你姐夫在家排行老三，当然要叫‘三嫂’了！”

毛泽东也笑了，随口对贺怡说：“你若是嫁到我们毛家，也不会叫你‘三嫂’，要叫‘五嫂’哩！”

在场的贺子珍、贺怡和毛泽覃三人，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会说出这样一句“玩笑”话来，一时间都愣住了；贺怡和毛泽覃被说得红了脸，倒是贺子珍先吐了一口气，说：“就看你们两个的缘分了！”

“姐……”贺怡更加羞涩起来，涨红着脸跑下楼去了。

楼上，再一次传出了毛泽东夫妇的笑声。但没有听到毛泽覃的声音，他也是没有一点儿心理准备呢……

嘹亮的军号声，在雪花纷飞的苍穹荡漾，沾着烟尘的战旗，迎着劲吹的寒风飘扬。

要离开井冈山根据地了，每个人的心里似注了铅，沉沉的。伫立在风雪中，望着眼前熟悉的山山水水，谁都舍不得离开。

红五军、三十二团的指战员、山上山下几百群众站在村口，为部队送行。

战士们相互紧拉着手，洒泪话别，说不尽衷肠。

那些大嫂和老人们，将带来的茶蛋、糯米饭、烟叶等，一个劲地往战士们的手里塞……

依依惜别之情，十分感人。

“再见了，父老乡亲！”

这是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在小行洲、下庄集中出发了。



毛泽东、朱德和陈毅走在最后。

毛泽东显得有些伤感。苦心经营了一年多的井冈山根据地，现在就要离它而去了。然而，茅坪的乡亲、八角楼的温馨，却不时地在眼前浮现；五军能否守住井冈山？“围魏救赵”的方略如何实现？……这些事总挂在他的心间。可是，眼下前有伏兵，后有追兵，要解井冈之危，就必须离开井冈山。

毛泽东心事重重。

1月23日，红四军出击赣南，首战大捷，一举攻下了大余县。

大余是赣南与粤省交界之处，比较富裕。街道整齐，铺子很多。部队长途跋涉，疲困到了极点。前委决定：部队在大余稍事休整，筹粮、筹款。

整个大余县处在载歌载舞、欢乐庆贺之中。

1月24日晚，大余城外突然响起了急骤的枪声。国民党李文彬部侦察到红军主力二十八团、三十一团攻占了大余，且立足未稳，便直扑大余而来，包围了大余县城。

这时红四军下山的队伍，只有两个团和两个营，即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及军部特务营和独立营。由于军驻大余时间太短，事前也没有估计到敌人会这么快追来；现在敌人突然袭击，枪声一响，许多战士从睡梦中惊醒，各自仓促应战。

本来，红四军开进大余后，毛泽东曾布置二十八团担任新城、赣州方向的警戒，但是二十八团团长林彪思想麻痹，没有认真警戒。当敌人把大余包围起来，发动进攻时，无法按计划统一进行战斗部署。

一时间，战场上枪声大作，烟雾弥漫。情况十分危急！

毛泽东静听一下枪声，判断是从二十八团驻地响起的。于是便对朱德道：“我到二十八团去看看，这里你来应付。”

“好吧，注意安全。”朱德道。

贺子珍担心毛委员的安全，说：“我同你一起去。”

毛泽东犹豫了一下，点点头说：“好吧。”

毛泽东先来到二十八团的团部，见团部没人，便径直走向前沿阵地。

敌军早就冲进二十八团的阵营中了，随即二十八团的城东防线被攻破。林彪见势不妙，当即下令部队撤退。在撤退中，林彪正好与前来了解情况的毛泽东和贺子珍擦肩而过，贺子珍眼尖，一眼看见了林彪，立即喊道：“林彪！”

团长林彪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毛泽东命令他把部队带回去。林彪面有难色，道：“部队已经退下来了。”

毛泽东一把抓住林彪，声色俱厉：“撤下来也要拉回去！”

“是，毛委员！”林彪敬了个礼，然后跑回阵地指挥。然而，这时的队伍正

如潮水般地后撤。

前面枪声越来越激烈。

在这危急时刻，陈毅急调三十一团第一营前来阻击了敌人，才使局面得以扭转。

三十一团一营党代表毛泽覃，临危受命。林彪退下来，他们顶上去，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他们奋力抗击来敌；后面的红军独立营和特务营的官兵们也是好样的，面对强敌，仍然以一胜十，英勇杀敌。独立营营长张威同志，在掩护军部转移的过程中，壮烈牺牲。

战斗异常残酷，异常激烈。在敌人如潮水般地冲来之时，毛泽覃带领战士们跳出战壕，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把敌人消灭在阵地前沿。这样一连打退了敌军的七次冲锋。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同存亡，已成了官兵们献身的誓言。

战斗整整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毛泽覃估计毛泽东和后面的部队撤退得差不多了，才命令撤退。等敌人冲上来时，他们已上了馒头山。馒头山形状像馒头。上了山以后，天就暗了下来。他们在山上清理了人数，一个营损失了一大半，令人痛心！

正在毛泽覃痛心之际，忽又有人报告，敌人又追上来了！

伫立山顶，放眼四望，整个馒头山和附近地区被敌军团团包围着。敌人的喊话声时隐时现地传来：

“你们已被我大军包围，赶快缴枪投降吧！”

“不投降就叫你们灭亡！”……

喊话间，山下枪声大作，党代表毛泽覃同志赶快对大家做了简要动员：“现在情况十万火急，我们已经被敌人发现，现在的任务是立即突围，撤离此地，向山下跑，到大安子庄会合。大家立即执行！”

当他们跑到山下时，右边枪声响了。

“不好！右方有敌人！”侦察参谋话音未落，从一连、二连撤离的方向传来了枪声。枪声一会急一会缓。看来部队已经与敌人接上了火。

枪声持续了约十分钟，一连传来消息：代连长赵志平已经光荣牺牲。这时，队伍已被打散，情况十万火急。党代表毛泽覃站出来，道：“一切听从我的命令，避开敌人火力。一连在前掩护，二、三连绕河突围，其余随后跟上。”

“打！”随着一排长韩庆皂的口令，枪声响彻云霄。二、三连向河边匍匐前进。在接近河边的时候，敌人的机枪响了起来，似是发现了他们的行踪。毛泽覃安排前边的队员，随着敌人机枪停射的间隙，鱼跃过河。

一个过去了，两个过去了……还有不少同志牺牲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过了河，毛泽覃清点了一下队伍，只剩下不足40人了。队伍沿河沟前行，踩上了地雷，又有



几位同志壮烈牺牲。在接近大安子庄时，毛泽覃身边只剩下7个人。他们正要跳过土墙进村，刚好与张营长和卫生员小刘等不期而遇了。

张营长告诉大家：“此村已被敌人封死，我们已经从前面的死胡同里面退了出来，不要再去了。”

“那怎么办？”毛泽覃问。

张营长用手一指：“那边没有枪声，我们往那边走！”

毛泽覃正要走时，“啪——”一颗暗弹飞来，正好射中毛泽覃的左大腿部。

卫生员小刘急忙跑过来，背起毛泽覃就跑，一直跑到认为安全的地方。此时，夕阳西下，六七十人的队伍只剩下十多人，他们朝着太阳落山的方向走去。

在一处山坡上，他们烧掉随身携带的所有文件，在敌人的“三光”政策面前，意图与大山共存亡。他们走了整整一个晚上，终于在第二天天亮前，冲出了重围。

贺怡走近毛泽覃

毛泽覃被安排在红军家属李大婶家养伤。

李大婶名叫李淑兰，家在李家湾南面的山坡上。房前有修竹，屋后有小河，独门独院，幽雅僻静。院落内四间房，坐南朝北。儿子当红军走后，正好空出一间，供毛泽覃养伤。此时，毛泽覃由于腿部受伤，不能坐，只能半躺半仰着，在看一本《共产党宣言》。他看得认真投入，以致于贺怡和李大婶走过来的时候，他还没有发现。

李大婶开言道：“毛书记，你看谁来了？”

毛泽覃听到有人喊他，一抬头，眼睛一亮：“是你？”

李大婶问道：“你们认识？”

“是的。”毛泽覃和贺怡都笑了。

李大婶也笑了。

“伤在哪儿？”贺怡问。

毛泽覃指了指左大腿，说：“昨天郎中用盐水消毒时，真是疼死我了！”

“没有药吗？”

“好长时间就没有药了。”

“里面伤到了骨头没有？”

“没有。”毛泽覃说，“好险啊，只差一点点。”

贺怡想到了药，便找到了郎中商量：“还有没有别的消毒办法？”

郎中沉思了片刻，说：“有一种中草药可以消毒，但很难找到！”

为寻这种草药，减少毛泽覃治疗时的疼痛，贺怡不畏艰辛，从东山到西山，从悬崖到峭壁，凡是人能到的地方她都跑到了，终于在一处蛇谷的山崖处找到了这种草药。这种药与蛇共存，贺怡赶跑了大蛇才采摘了这种草药。

采到了这种药草，贺怡高兴得没法说，回来便与毛泽覃叙说与蛇搏斗的经过，毛泽覃觉得如听神话一般。他佩服贺怡的胆量，也感激贺怡，说：“有了你采的这种药，恐怕再难治的病也不难了。我的伤有救了。”

贺怡听了，心里像是流蜜：“那我就给你煎熬吧？”

毛泽覃也高兴地说：“好。”

贺怡终日配合郎中替毛泽覃洗伤上药，熬药煎汤，有几次毛泽覃不想再喝那又苦又涩的中草药，都是贺怡说服了他。在贺怡的悉心护理下，毛泽覃的伤好转很快，几天后就能扶着墙壁在屋子里走动，而后能在院子里走动了。贺怡非常高兴，就搀扶着他到屋外的草坪上、修竹下、小溪旁走走。

随着毛泽覃的伤愈，两颗心也越来越贴近。他们一起交流思想，谈经历，谈感想，憧憬革命前途。当两颗心撞出爱情的火花时，他们便无话不说。先是毛泽覃向贺怡坦诚了自己曾经有过的两次婚姻的经过。他感叹地说：“应该说我自己曾有两个伴侣，一个是赵先桂，一个是周文楠，她们都是好姑娘，我欠她们的很多很多。都是因为我参加革命，由于斗争的需要，不能不离散，现在环境异常的恶劣，天各一方，婚姻名存实亡，不知道她们还在不在？看到了你我就想起了她们。”说这话时，毛泽覃眼里含着泪水，声音里充满了思念之情。

贺怡也是一位重感情的姑娘，默默地听着，她听出了对方对自己难以启齿的爱意。然而她的心也是爱着对方的，可是父母早已把自己许配了他人。现在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她内心里更多的是压抑，面对着对方的诚心诚意，她能说些什么呢？

毛泽覃看出了对方的眼神，巧妙地问道：“是不是有人爱着你？”

贺怡点了点头。

在毛泽覃的追问下，她也大胆透露了自己的一桩心事，想征求一下对方的解决方案。贺怡说：“一个月前，赣西特委书记唐在刚来到我们家提媒，说有个合适的人，征求我父母亲的意见。父母问是谁？对方说，你们都认识，就是赣西特委秘书长刘士奇。父母没说二话，就应允了这桩婚事。刘士奇当晚还请了父母的客。”贺怡说到这里便流出了委屈的泪水。

毛泽覃立时劝说：“父母都是为儿女操心。这个刘士奇我知道，他是1923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怕有28岁了，比我还大6岁。”他想事已如此，只能作罢。

毛泽覃伤愈后，革命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反复，贺怡父母那里一直也没去成。再

加上贺怡护理完毛泽覃后，即回到了赣西特委，由于父母再三催促，不久便与刘士奇成婚了。

应该说，他们的婚姻不是幸福的。因为此时的贺怡已另有所爱。贺怡1943年在延安的自传里，有这样一句话：“1929年4月，我在父母支配下与刘士奇成婚，婚后生活并不愉快。”这充分表明了他们当时的婚姻质量。

再后来，刘士奇由秘书长一跃担任了中国共产党赣西特委书记，贺怡也当选为特委委员，并任特委妇女部部长。贺怡的父亲也调进特委机关当秘书，负责抄抄写写；母亲负责打扫机关院落，一家人全都参加了革命。这些都是刘士奇一手操办的，父母高兴，而贺怡却感到压抑。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时间到了1930年8月中旬，刘士奇受当时李立三“左”倾路线的影响而受到批评，撤销了特委书记，并限期调离赣南到上海受教育。这次刘士奇离开根据地赴上海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至此他与贺怡的婚姻关系名存实亡。

瓜熟蒂落，有情人终成眷属

1931年的春天，贺怡走到杜鹃花园里，看见杜鹃花开得像满天繁星一样。昨天傍晚，她接到通知，中国共产党永(丰)、吉(安)、泰(和)特委成立，毛泽覃任特委书记，同时任命贺怡任特委委员兼保卫局长。因此，今天一大早她就起了床，到特委机关毛泽覃书记那里报到。

由于来得尚早，毛泽覃书记还未起床。

过了一会儿，传来了开门声。毛泽覃走到门外，看到贺怡在门外等，于是道：“你来了多长时间了？”

贺怡推说：“不长，刚到。”

“昨晚有人谈话，睡得太晚。”毛泽覃边说边招呼贺怡，“来，屋里坐。”

贺怡走到屋里坐下。毛泽覃说：“今天你来得正好，昨天我之所以睡得这么晚，就是双井村来人反映，他们村张、杨两姓闹事，扬言要互相残杀！听说张家已经抓了杨家的一个人，准备斩首示众。你现在就去，把事态平息下来！正好也是你这个保卫局长要干的事。”

“好，我现在就去！”贺怡说完站起来。

毛泽覃深情地注视贺怡道：“让你辛苦了！有什么情况请及时向我报告。”

“好，我走了。”当两双手相握时，贺怡感到他的手那样温暖、有力。

贺怡紧走慢跑来到双井村桥头时，果然见桥头堡一端站有黑压压的一片人群。中